

◇生活空间

社区理发店

[新疆]何向阳

努尔艾力在“社区驿站”的理发店里上班,那是“社区驿站”里生意最好的门面。年初,社区给小区的人们创造了一些工作岗位,有理发店、修鞋店、裁缝店,受到很多社区居民的认可,而努尔艾力的理发店生意最好。

努尔艾力今年23岁,因为出社会早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沧桑些,别看他年轻,他可是已经有近七年经验的老手艺人了。社区理发店的上一个小伙子阿卜杜就经营不好,平时不好好上班,挣点小钱就喜欢带着一帮游手好闲的兄弟吃喝玩乐,干了三四个月就走了。

努尔艾力原本是在乌鲁木齐的理发室工作的,工资也相当可观。只是三个月前母亲摔伤了腿没办法活动,他就立即辞了职来到这里。他第一次意识到母子分离的不便。他跟母亲说要不要带她去乌鲁木齐生活。母亲坚决说不行。努尔艾力知道这是母亲对自己的体谅。父亲十年前因病去世了,他们母子相依为命,母亲怕去了大城市拖累自己,在老家这里起码不用租房住,花销也少。

母亲摔伤了腿,社区的干部来看望她。聊天之际,社区干部得知努尔艾力有理发手艺,问他要不要经营社区的理发店,不用掏房租,就掏个水电费。努尔艾

力听到这样的好事,很是兴奋,他早就想看能不能在老家这边开个小店,但是房子不好找,投资也不少,以他现在的经济实力还是开不了的。社区干部跟他这么说,他高兴都来不及,怎么能不愿意呢。

社区理发店不大,有十几个平方米,是靠近“社区驿站”进门的位置。理发店进门的对面一面墙是一面大的玻璃,镜子的反射在视觉上增大不少空间。靠门的旁边是洗头池,上面是热水器,两边的位置是柜子,用来装东西。店里只有两个理发位,但客人多了可以在外面走廊的凳子上坐着。虽不是自己的店,但努尔艾力很是满足。

过了几天,他就市场置办了理发工具、洗发水和洗漱等用具,花了两三千元,他信心满满地投入到这个理发店里。

可是开张连续两三天,稀稀拉拉来了不到5个客户,这让他有点失落。妈妈安慰他说,没关系,生意慢慢来,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,我们有手艺不怕别人不来。他的第一个客户是个本小区的小男孩,是父母带来的,有点不情不愿,刚进门就是很不开心的样子。父亲说这娃娃头发太长了,毛毛躁躁的,多大的人了,让他自己来还不来,偏偏要被牵着来。努尔艾力轻声细语

的,亲切地和小男孩交流着,聊些小孩子感兴趣的,又是逗他又是夸他的,理完发之后,小男孩开开心心地走了,他的父母也很是满意。过了几天,这个小男孩的爸爸也来理发。慢慢的人越来越多,生意一天比一天好,他越干越带劲。

有一次,来了一个小男孩找他理发,理完发,小男孩有点怯怯地问多少钱,他说八元。小男孩支支吾吾地说能不能7元?他起初是一愣,继而又说可以啊。小男孩说他妈妈给了他十元理发的,因为他请几个朋友吃雪糕,所以就缺了一元。努尔艾力笑着说,你对朋友还挺大方的嘛,很义气嘛,巴郎子(男孩子)。小男孩笑着走了,喊着说,谢谢哥哥,我下次带我的好兄弟来找你理发。努尔艾力哈哈大笑。

每个心存感恩和善良的人都应该有好运,每个积极向上、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去赞美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妈妈的笑

[合肥]郭冬青

“慢慢的,我们上个厕所啊”“不急不急,慢慢的……”我哄着妈妈。

喘口气后,妈妈坐小板凳上歇息,眼睛瞅着水盆里的大鲫鱼,眼神有些虚无。大鲫鱼游来游去,活蹦乱跳。忽然有一条跳得老高,跳出水面,落在地上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”,坐在马桶上的妈妈大声笑起来。我吃惊地看着她,她像娃娃一样,笑得开开心心,脸上的皱纹也笑开了。

我很久没有看到妈妈笑了,那一刻,我也笑了,眼角笑出了泪花。

衰老像不请自来,突然光临,把我们每个人都打得措手不及。当某一天,妈妈用拐杖指着镜子里的自己:“这个老太婆坏,她总爱骂人……”我愣了,然后很快意识到,妈妈真的老了。

我们陪着她,穿衣吃饭,喝水吃药,散步晒太阳……但我们很少看到她笑。妈妈总是不开心,我们看着她紧锁的眉,常闭的眼,让人很是无望。

妈妈怕疼,特别是步入老年后,越来越缺乏安全感,从不让外人接近她,哪怕是保姆大姐。那天,我帮妈妈洗脸洗手:“轻轻的,不疼,我们洗啊……”我一边洗一边唠叨。妈妈温顺

地配合着我,出奇地安静。我骄傲地问年迈的爸爸:“怎么样,没有吵闹吧?”谁知爸爸狡黠地说:“还要轻一点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妈妈又笑了,她的脸笑开了花,她抬起已不灵活的臂膀,试图用她的手去牵爸爸的手。那个时刻,我突然明白“爸妈在”和“爸妈健在”是不同的。

在家里,我们姊妹都刻意回避着那个字眼,尽一切可能维护着妈妈的尊严。一日午后,推妈妈晒太阳,我会把她的手揉一揉,一会又帮她梳梳头发,她蜷缩的手慢慢平展,似乎很配合。我小心地给她剪指甲。这时,我发现好久不说话的妈妈,心情像是异常地好。她睁开常闭的眼,抬起常低的头,尝试着用眼神和我沟通,像是听懂我说的每一句话,神情安祥地感应着我。她忽然抓着我的手:“我大女儿受累了。”那一刻,妈妈眼神明亮,满是笑意,但很快,忽然又游离了。

五年前,妈妈受到阿尔茨海默病的侵扰,从此,我们和阿尔茨海默病进行了漫长赛跑。每次看着妈妈笑,我也会笑,心情会大好。

日子琐碎,但妈妈偶尔一笑,家里便亮了,哪怕只有这一瞬。

